**美學的僭越－林珮淳「夏娃克隆」系列**

吳介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助理教授

**上帝的創造、魔鬼的雕工－美學的遮蔽**

對於身體的過度依戀，對於永生的過度渴望，讓人們世世代代持續地追求改造工程。史話裡便有秦始皇派員東行三次，就是為了搜尋長生不老藥，而也有稗官野史提到漢武帝也到處徵詢不死仙液。漢武帝的養士東方朔將呈送到朝廷的不死仙液一口喝盡，讓漢武帝大怒而欲賜死東方朔，東方朔大笑說如果喝下此仙液仍被刺死，君王你還相信世間真有不死仙液嗎？對不朽的幻覺造成的盲目，也成了人性諷刺之靈感。希臘神話裡便有所謂的青春之泉，代表人們對無邪青春的無限渴望和想像，以此想像的創作包括波西(Hieronymus Bosch)的慾望花園(1504)一作裡無憂洗浴在噴泉池中的男女青春胴體；而十五世紀的西班牙也流傳著探險家Juan Ponce de León遠洋從西班牙到美洲尋找到傳說中的青春之泉(Fountain of Youth)，青春之泉的傳說也引發出教堂的警世創作，這類創作描述了堆疊逸樂在青春之泉的男女，戀棧肉體的癡眛、放縱情慾、違背倫常綱紀的景象。耽溺肉體，警世預言其實不需要以撒旦為威脅，當今的生化科技和美容醫學的侵入性程度，已經證明了人的慾望足已啟動魔鬼般的工程。

林珮淳的數位科技下的創造物若不是美景佳人，就是靈光異相，「夏娃克隆」既是從聖經「獸印」的想像延伸，也以“夏娃”和“克隆”的組合預言自體繁殖的新物種時代，這個時代的來臨代表自然規律的終結，人造人、再造人、被造人再造人…的循環的一旦開啟，誰為何種目的創造甚麼、誰由誰控制，成為無解的矛盾律(paradox)，人因工程的終極境界也是人常倫理的真空狀態。被科技創造出來的可自體繁殖的夏娃，還被創造者囚禁在虛擬世界中，藝術家扮演了在實驗咒法的女巫，以訓練和操控這些無性的夏娃施展魅惑的能力；又扮演了「科學怪人」裡的Victor Frankenstein，執迷在科學實驗上，跳過生命始末的神聖原點和終點，逕自僭越了造物者和施弄者的工作。

人因工程的複製和再造，修補工程的移植、延壽和美容醫學，其實都承載了我們這些凡相眾生的願望。儘管有所戒懼惶恐，對科技可能性的無窮幻想、對人體美學追求的永不滿足，對青春魅力不歇止的執迷，還是推動著文明走向未知的冒險。在林珮淳的「夏娃克隆」想像裡，科技顛覆了生命循環的規律，越過打開七個封印的過程，人的作為、神的痕跡、魔鬼的偽裝相混雜揉、渾沌難辨，而我們的罪愆與德行亦無所判定。

科技操控的滿足－美學的撥弄

當今的美容外科手術、美體服務業、瘦身產業全面地照顧著五體不滿足的世間男女，但也讓人類永遠處在”待改進”的焦慮狀態中。法國女性藝術家奧蘭(Orlan, 原名Mireille Suzanne Francette Porte, 1947~)的創作歷程中，不斷的以自己的身體為對象和媒材，她持續的透過外科手術改變自己的外貌，所有美容手術，包括抽脂、隆鼻、豐唇和填頰，並為自己的眉毛上墊出兩道突起的眉骨，讓自己具有人獸之間的品相。這個以自身體現醫學美容成就的行為，並錄下手術的過程，成為奧蘭的「轉世」(Reincarnation of Saint Orland)作品。另外，奧蘭也常常自己做扮裝秀，以類似教堂中聖女子雕像的造型出現，卻同時露出一隻乳房的姿態展示身體。這個修改過的身體扮演著聖像，要顛覆聖、褻和靈、肉的層次，而奧蘭利用美容醫學的技術和侵犯性的過程，呈現出人們對於身體的操控慾。我們在對美的貪戀下，在科技和美學的分進合擊下，人類變得擅於被訓練和自我訓練，正成就了現實世界裡失控的控制慾，和失去尺度的美學操弄。

「夏娃克隆」的互動性暗示出全面的控制和被控制、凝視或監看之模式。全像攝影的夏娃跟隨著視角轉向觀眾，一百八十度的轉向，更能表現夏娃面部俯仰角度和欲迎還羞的眼神姿態。在框架中的人像並不是被動的”被凝視者”，而是具有挑逗力的夏娃。林珮淳以聖經為腳本，以多重的夏娃代表誘惑，又賦予她們和觀者平等對視的地位，作品的互動設計啟動了觀者的操控權，卻也同時是被夏娃監視的裝置。在虛擬互動的環境下，主客易位，也預示了人因科技喧賓奪主的未來。延續林珮淳一貫的科技與美學真相之探討，「夏娃克隆」展場上，由程式完全打造的絕世美人，猶如正在戲弄著拖帶沉重肉身的我們。

**虛擬視界的全面替代－美學的誘惑**

戀棧於永生與青春肉體的題材，近年有以徐四金(Patrick Süskind) 的小說 「香水」 (Das Perfume)拍成的電影。故事裡，執著於萃取少女芳香的男主角，最後竟為了保留人體香味而變成殺人兇手，男主角的人香實驗到了最高境界，是將少女整個淨泡在液體中。對美的偏執成了變態殘忍的實驗，”美”做成了標本，人性卻成為斷簡殘篇。

「夏娃克隆」裡，擴張了生物學上的”標本”之形式和觀念，在林珮淳的作品裡，標本既是保存的方式，也是物種生成和變種過程的視覺化。超過了生物學和醫學以標本為參考資料的功用，「夏娃克隆」的標本不是已經過去生命的紀錄，而是生命起源的標本。創世紀或開天闢地不再是抽象的、概念的，人類不再是接受的、被動的，而是可從頭計畫、過程可控制的。這種標本喚起了我們對美的膚淺慾望，而在這種慾望的驅動下，人們正在逾越某些規範：可能是物種之間的秩序、可能是人造人的權力、也可能是天律。

創造生命的科技、改造生命的醫學，以及以代替實體世界的影像科技一氣呵成地轉換了創造者與被創造者的地位、轉換了現實界與虛擬科幻界的正統關係。「夏娃克隆」是”虛擬的預示”或”預示性的虛擬世界”，藝術得以以這種雙重假設暗示未來的想像建構，不但虛擬與人工的影像代替了我們對生命的理解，而絕美的數位影像慾望滿足也取代了生命實踐的原動力。

在西斯汀教堂上，米開朗基羅詮釋了上帝僅以手式即創造出了亞當，並不需要接觸；杜勒以類似基督的手式創作自畫像，在圖像學的脈絡下，手既代表了精神上的創造權威、神址的賜福，也象徵屬於人世的天賦才能。被烙印的手，點出了人類歷史進程的最終想像，隨著創造科技的使用，人類必然會要面對自我創造和自我承擔，別無庇佑、沒有應許之地的後果。林珮淳特別提到獸印標本玻璃容器裡的氣泡，令人聯想到新柏拉圖主義的流出理論(Emanationism)。當創世論(Creationism)被推翻時，我們似乎還能藉著流出理論來詮釋世界的生成、善惡的層次，以晶瑩剔透的短暫漂浮的氣泡，依附我們已不夠堅定的生命原點的美學想像。

**美學的僭越**

「夏娃克隆」建構的未來預言，有如回文：美學驅動著科技、科技又創造了美學新標準，再度催促著科技從事發展、積極改造。這個預言的世界裡，物種不為繁殖、也不會互相依存而生，只有自我的目的卻沒有最終的目標。林珮淳以夏娃誘惑著我們走進這個虛擬的未來空間裡，經歷了一場人的慾望與魔鬼的煽動之間的搖擺、一場神的意志與人的詮釋之間的辯證。而在夏娃的視線裡，我們都是美學誘惑的俘虜，也都成為美學僭越的共犯。